



面向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，梁柏堅一直在不同媒體間尋找與之互動的空間。這數年間，他和《突破書誌 Breakazine》的團隊傾注了力量和熱忱，把這城市不同的面向，以圖像、文字鋪陳解讀。什麼人說什麼話，書誌所承載的，也是他個人與團隊的信仰價值、終極關懷、生活實踐，以及他自己說，能「為之生，為之死」的使命。



撰文·蒼鷺 | 攝影·王婉薇

## 梁柏堅——見眾生 見天地

打開臉書，找到好多位梁柏堅，其中一位是廣為人識的填詞人。眼前的一位，並不那麼知名，是自言喜歡躲在紙張背後、鏡頭背後的《突破書誌 Breakazine》編輯顧問Pakkin。我們在他盈牆滿架都是書的小小房間開始對話，Pakkin 理念不絕，說話滔滔。當年不斷尋找定位的年輕身影，如今已是鬢髮花白、正要傳承新一代團隊的中年，關注點，依然是青年。

“希望別人透過我們製作的東西去認識我們，而不是個人”

「1993年哲學系畢業，本來想教書，但沒有一個專業，樣子太年輕，人太理想化，卻誤打誤撞，當起雜誌編輯來。」入了行，就開始思考要出版什麼，什麼在人的討論間可以存留久些？剛好突破請書籍編輯，就應徵了，那是1995年。其實，他對自己非常了解：「我是反思型的人，還沒有做到就已經反思，於是做不了；別人都是做完才反思，我是一面做一面想，所以做得很慢……太多質疑了。」

在質疑間，Pakkin 進入了書籍、網站不同媒體去尋索。2000年做網站的時候，他就看到互聯網背後不是科技、資訊，而是連結的關係和社群。到了今天，提起機構的核心出品《突破書誌 Breakazine》（書誌：書+雜誌），他看重的也是背後的群體，就是那個有著共同信念、一起拚搏的團隊。訪問中他一直試圖把自己隱沒，強調一切歸於團隊，「我希望別人透過我們製作的東西去認識我們，而不是個人。」對 Pakkin 而言，談個人，彷彿就是談 Breakazine，因為當中灌注了他個人和團隊信念與關懷。

“信仰的框架能呈現生命的尊嚴，就是我們選題目的切入點”

Breakazine 出現之前，Pakkin 接手了青少年雜誌 UPlus，基於當時對青少年的解讀，UPlus 著重創意，談的是資訊文化，封面以名人做招徠，而且免費派發。可是，曾經是一整疊、一整疊的給棄置！好像走到末路。轉身的契機，是2009年的通識學制改革。「當時討論如何面對轉變。我對這事情的判斷是變相『強制性關心社會』，就是說，這一代人對世界的解讀不同了，通識會建立他們的世界觀，培養公共視野，他們的底子會不一樣了。」這樣的一代青年，可以怎樣與之對話？Breakazine 的構思開始萌生。

Pakkin 帶著團隊沿路摸索，把社會的公共議題設為內容。為了掌握一代人的視角和心態，前期曾每次訪問100位青少年。期間承受過無數批評，甚至幾乎要煞停。六年過去了，現在的 Breakazine 每期幾乎是100頁的社會議題，裡面有分析，有數據圖表……老實說，一定不是一看就懂的最大眾化刊物，甚至是逆向而行。不過，既然不是大眾化，就選擇先凝聚一個青年群體，並予以很深的寄望：「我們設定書誌的對象是大專生，因為他們在社會的影響較大，將來他們若進入政府架構，訂定政策，腦裡想起我們的信念，他們所做的或會不同。」

訪問時手上拿著的一期是剛出版的〈種毒〉，有關大陸供港的食品安全、工業化種植的反思、本土農業政策等。過去的題目，跨度很大，呈現的臉向也多：精神病患、移民、港澳雙城、公民身分、女性、集體創傷、生態……，「自然生態可持續發展、弱勢社群都是最核心的關注。」書誌的內容框架脫胎自通識，但背後更大的框架，Pakkin 說，是信仰。「每個框架都只看到世界的一部分，問題是你選擇哪一個。這信仰的框架能呈現生命的尊嚴，就是我們選題目的切入點。」

「我們把議題推進到思考青年人的處境，發現這公共政策建構的公共環境，在制度上或社會結構上存在著互動性的惡，存在著囂張的權勢，產生許多不合理、不公平，把人推向痛苦和黑暗。」Pakkin 衝口說出一個很強烈的信息：「這個世界是上帝看顧的，你為什麼去傷害這個世界？」一時間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“讀完了大圖畫，要有行動才能改變”

「我們每年都有一兩個題目是關於社會弱勢，有一期的主題是：竊線，是關於精神病康復者在社區裡，被標籤為有問題，我們從另一角度去表達信息：要還原他們生命的尊嚴。其實不是他們有問題，是這個時代出了問題；時代病了，把人迫瘋了。」後來還用了真人圖書館（human library）的方法，請一些病患者親身講述他們的故事。

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，有社工問 Pakkin，他看到的社會願景是什麼。「我就跟他分享聖經裡公正、公平的新天新地藍圖：老人家頤養天年、

小孩子不夭折，城裡的人歡樂，因為生命尊嚴被肯定；栽種的有吃，是經濟制度上的公平、公正；而無論吃草的或吃肉的可以和平共處。上帝公正的劃出界線，每個人有自己的位置和空間，不容許人以權勢稱霸。信仰可以是這樣一個落地、公共的描述。」

理想也好，信念也好，最大的說服力在於行動。「若這群人能透過實踐，與製作出來的媒體內容能呼應，則整個製作就立體多了；同樣，讀完了大圖畫鋪陳的資訊，要有行動才能改變。」網上媒體「一小步」是 Breakazine 的行動延伸，嘗試把影響從媒體擴散到社會群眾。「我們希望以此聚合成為社群，一起改變。」「〈種毒〉這一期的一小步，就是到不同農場做一道菜，以這道菜去介紹這農場及其背後的土地。在網上，每個星期出一個故事，農曆新年前辦了一個盆菜派對，來了100多人，青年人把上一代人也請來。就這樣一起經歷，一起實踐……」

“要青年人出來，做青年人的工作”

這些年，Breakazine 團隊漸漸找到了自己的角色，刊物本身也在社會、媒體間找到定位。20年歲月，Pakkin 在不同媒體間遊走反思，也安頓了下來。「記得有編輯一面寫，一面哭，看著那故事時，感受到被訪者的處境，在當中找到在世界裡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的使命。」他和書誌團隊賦予了書誌使命，書誌也讓 Pakkin 和團隊實踐了這時代的使命。

Pakkin 相信，世界的未來是青年人的，「要青年人出來，做青年人的工作；我們年長一代的承擔，是設定有利於下一代、讓他們發揮的場景和規則。」社會如是，機構如是，團隊如是。

「覺得自己不再年輕，體力、各樣都不像從前，焦點不會放在自己能做什麼，而是可以傳承什麼。總編輯的位置早交給了 Sandy（山地），她做得很出色，拼勁很大。感覺整個團隊建立了共同的世界觀，未來能一起拚下去。我的職責是從旁推動，給予機會和空間。」

訪問完結，臨走時問 Pakkin 取了幾本前期的 Breakazine。一本一本的翻開，見到了信念群體，見到了社會眾生，也見到了立定的個人。